《时间的尽头》  
　　某次和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聊天，因为他是驻院精神病医师，所以我说起了那位能看到“绝对四维生物”的少年，他听了后觉得很有意思，但同时也告诉我，他们院一个患者，简直就是仙了。那患者是个老头，当时六十多岁，在他们院已经十几年了。他们院都管他叫“镇院之宝”。这么说不光是他的想法很有趣，更多的是他会“传染”。  
　　  
　　最初这个老头是跟好几个人一个病房，里面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问题：有整天在床上划船的（还一个帮忙挂帆抛锚的），有埋头写小说的（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），还有半夜喜欢站在窗前等外星人老乡接自己走的（7年了，外星老乡也没来），有见谁都汇报自己工作的：“无妨，待我斩了华雄再来饮此酒不迟！” 就那种环境下，老头没事儿就拉着其他患者聊天，花了半年多，居然让那些各种病症的人统一了——都和自己一样的口径。大家经常聚在一起激烈的讨论问题——不是那种各说各的，而是真的讨论一些问题，但是很少有人医生护士能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。  
　　  
　　跟他聊过的其中少量患者很快出院了，这个很让人想不透。那些出院的人偶尔会回来看他，并且对老头很恭敬，还叫老师。不过有一些病情加重了……院方换了几次房都一样。后来医院受不了了，经过家属同意，让老头住单间。开始家属还常来看，可一来就被拉住说那些谁也听不明白的事儿，逐渐子女来的也少了。好在子女物质条件很不错，打款准时，平常基本不露面。照理说那么喜欢聊天的一人，自己住几天就扛不住了，但老头没事儿，一住就是十几年，有时候一个月不跟人说话都没所谓，也不自己嘀咕，每天乐呵呵的吃饭睡觉看报纸，要不在屋里溜达溜达。现在的状况，按照朋友的说法就是：“当我们院是养老院了，住的那叫一个滋润！按时管饭就成，自己收拾病房，自己照顾自己，连药都停了，很省心。不过每天散步得派人看着，不能让他跟人聊天，因为他一跟其他患者聊天，没一会就能把对方聊激动了，这个谁也受不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在朋友的怂恿下，加上我的好奇，那次闲聊的两周后，我去拜访了“镇院之宝”。说实话我很想知道他到底说了些什么。  
　　  
　　因篇幅较长，故拆分为前后两篇  
　  
　　进门后看到窗前站着个老人，个头不高，中等身材花白头发，听到开门回过头了，逆光，看不清。  
　　  
　　医师：“这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来看您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这时候我看清了，一个慈眉善目的方脸老头。  
　　  
　　老头溜达到床边坐下，很自然的盘着腿，我坐在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，颇有论经讲道的气氛。  
　　  
　　朋友说还有事儿就走了，关门前对我坏笑了一下，我听见他锁门的声音后有点不安的看了一下眼前的老头。  
　　  
　　他说话慢条斯理的，很舒服，没压迫感：“你别怕，我没暴力倾向，呵呵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倒不至于……听说您有些想法很奇怪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只是说了好多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没啥奇怪的啊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您很喜欢聊天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嗯，聊天比较有意思，而且很多东西在说出来后自己还能重新消化吸收一下。没准还能出新的观点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觉得这点说的有道理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听说您‘治好’了一些患者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哈哈，我哪儿会治病啊，我只是带他们去了另个世界。你想不想去啊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盘算着老头要是目露凶光的扑过来，我就抄起椅子揍，还得喊。这会儿得靠自己，跑是没戏了。  
　　  
　　他大笑：“你别紧张，我不是说那个意思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您说的另一个世界，是什么地方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是时间的尽头。”  
我：“时间的尽头？时间有尽头吗？” 当时的我已经具备了一些量子物理知识了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有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在哪儿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在重力扭曲造成的平衡当中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觉得这就很无聊了，最初我以为是什么很有趣的东西，但现在貌似是纯粹的空扯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您说的那个扭曲是什么意思？”说话的同时我掏出手机准备短讯我朋友让他来开门。  
　　  
　　他依旧不慌不忙的：“看来你这方面的知识不多啊，要不我给你讲细致点儿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想了想，攥着手机决定再听几分钟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知道我们生活在扭曲的空间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知道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知道没关系，打个比方说的话会觉得很简单。假如多找几个人，我们一起拿着很大的一张塑料薄膜，每人拉着一个边，把那张薄膜绷紧……这个可以想象的出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个没问题，但是绷紧薄膜干嘛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们来假设这个绷紧的薄膜就是就是宇宙空间好了。这时候你在上面放一个橘子，薄膜会怎么样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薄膜会怎样？会陷下去一块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没错，是有了一个弧形凹陷。那个弧形的凹陷，就是扭曲的空间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弧形凹陷就是？我们说的是宇宙啊？空间怎么会凹陷呢？”

　　老头微笑着不说话。  
　　  
　　我愣了一下，明白了：“呃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万有引力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继续：“对，是万有引力。那个橘子造成了空间的扭曲，这时候你用一颗小钢珠滚过那个橘子凹陷，就会转着圈滑下去对吧？如果你的力度和角度掌握的很好，小钢珠路过在那个橘子造成的弧形的时候，橘子弧形凹陷和小钢珠移动向外甩出去的惯性达到了平衡，会怎么样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围着橘子不停的在转？有那么巧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当然了，太阳系就是这么巧，月亮围着地球也是这么巧的事儿啊？不对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嗯，是这样……原来这么巧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现在明白扭曲空间了？我们生活的环境，就是扭曲的空间，对不对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不得不承认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明白了就好说了。我们这时候再放上去一个很大的钢珠，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更深的凹陷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对，你想说那是太阳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仅仅是太阳，如果那个大钢珠够重，会怎么样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薄膜会破？是黑洞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错，就是黑洞。这也就是科学界认为的‘黑洞质量够大，会撕裂空间’。如果薄膜没破，就会有个很深很深的凹陷，就是虫洞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原来那就是虫洞啊……撕裂后……钢球……呃，我是说黑洞去哪儿了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知道，也许还在别的什么地方，也许很可能因为撕裂空间的时候自我损耗已经被中和了，不一定存在了，但是那个凹陷空间和撕裂空间还会存在一阵子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个我不明白，先不说它去哪儿了的问题。钢球都没有了怎么还会存在凹陷和撕裂的空间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笑了：“这就是重力惯性。如果一个星球突然消失了，周围的扭曲空间还会存在一阵子，不会立刻消失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科学依据呢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土星光环就是啊，虽然原本那颗卫星被土星的重力和自身的运转惯性撕碎了，但是它残留的重力场还在，就是这个重力场，造成了土星光环还在轨道上。不过，也许几亿年之后就没了，也许几十万年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确定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确定，因为发现这种情况还没多久呢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哦……那您开始说的那个什么平衡是指这个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完全是，但是跟这个有关。我们现在多放几个很大的钢球，这样薄膜上就有很多大的凹陷了，这点你是认可的。那么假如那些凹陷的位置都很好，在薄膜上会达成一个很平衡的区域，在那个区域的物体，受各方面重力的影响，自己本身无法造成凹陷，但是又达成了平衡，不会滑向任何一个重力凹陷。这个，就是重力扭曲造成的平衡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努力想象着那个很奇妙的位置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如果有一颗行星在那个平衡点的话，那么受平衡重力影响，那颗行星既不自转，也不存在公转，同时也不会被各种引力场撕碎，就那么待在那里。而且它自己的重力场绝大部分已经被周围的大型重力场吃掉了，那个星球，就是时间的终点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懂为什么说这是时间的终点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不懂没关系，因为你不是学物理的。要是学物理的不懂，就该回学校再读几年了。那是广义相对论。有时间你看一下就懂了。而且，我为了让你明白一些故意没用‘时空’这个词，而用了空间。实际上，被扭曲的是时空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……可是，您怎么知道会有那种地方存在的？就是您说的那个时间的终点……呃，星球？”  
　　  
　　老头笑的很自豪：“我去过！”

看着患者那么自豪的声称去过时间的尽头，我一时懵了，因为前面他说的我还没完全消化，冷不丁这么离谱的事儿搞得我没反应过来。  
　　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您……什么时候去过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想去随时能去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随时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很坚定：“对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现在能去吗？能让我看着您去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现在就能去，但是你看不到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不是要去看，而是让我看到您不在这里去了就成。”  
　　  
　　突然间他的眼睛神采奕奕：“我回来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啊？”  
　　  
　　说实话我见过不少很夸张的患者，但是像夸张到这种程度的，我头一回见到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说了，我去了你也看不到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您是指神游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，不是精神上去了，而是彻底的去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对此表示严重的怀疑和茫然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知道你觉得我有病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但是我真的去了。我说了，那里是时间的尽头，就是没有时间这个概念，所以即便我去了，你也看不到，因为不属于一个时间。在那里不占用这里一丝一毫的时间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您的意思是：您去了，因为那里的时间是停滞的或者说没有时间，所以您在这里即使去了，在这个世界也发现不了，有两个时间的可能性。对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完全对，实际上时间有很多种。根据我们刚才说的‘质量扭曲时空’的那段话你就能接受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吧，我们假设您真的去了。那么您怎么去的呢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必须先相信时间尽头的存在，你才可以去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信则有之，不信则无？这就有点儿没意思了吧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很严肃：“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是你不相信并不能影响客观现实的存在，而且你也不能证实我所说的是错误的。至少，你无法在这个有时间的世界证实我是胡吹的。有个故事我想说给你：有个天生的盲人，很想知道什么是太阳。有人告诉他：你就站在太阳底下啊，感觉到热了吗？那就是太阳。盲人明白了：哦，太阳是热的。盲人有一次晚上路过一个火炉，觉得很热，就问周围的人：好热啊，是太阳吗？别人告诉他：这不是太阳，太阳是圆圆的。盲人明白了：原来又圆又热的是太阳啊。别人解释给他：不是的，太阳是摸不到的，太阳在天上，早上是红色的，中午是白色的，晚上又是红的了。太阳会发光，所以你觉得太阳是热的。盲人就问：天在哪儿？什么是红色？什么是黄色？什么是发光？没人能说清。于是盲人就说：你们都骗我，没有太阳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愣了一会儿，感觉似乎陷入了一个圈套或者什么的悖论，但是说不明白。不过我明白为什么他是“镇院之宝”了，同时我觉得这老头也有邪教教主的潜质。  
　　  
　　我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您去了，真的存在。那么，时间的尽头是什么样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也叹了口气：“我可能没办法让你相信了。不过，我还是会告诉你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您说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时间的尽头是超出想象的，那个地方因为没有时间，很难理解。例如说，你向前走一步，同时你也就是向所有的方向走了一步。这个你理解吗？你可以闭上眼想象一下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虽然有些抵触，还是尝试着闭上眼想象我同时往所有方向迈了一步的效果。很遗憾，眼前画面是盛开的菊花（注意区分）。  
　　  
　　我睁开眼：“不好意思我想象不出来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嗯，我理解，这很难……好吧，如果你非要跟有时间的世界比较的话，我可以尽可能例举给你。不过不指望你有什么概念了。就当我是在异想天开的胡说吧。时间的尽头，有没有空气无所谓，有没有重力无所谓，不吃不睡无所谓，肉体存在就存在了，可以存在于任何点——只要你愿意。而且关于迈一步的那个问题，看你的决定，如果你继续向前，也就是往所有方向前进前。同样，你可以同时看到所有的角度——是不是对你来说更困惑了？你亲眼看到自己的背影，很古怪吧？你也看到自己的正面或者侧面。你能看到，是因为三维还存在，但是第四维没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可怜的四维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超出理解了吗？还有更夸张的，事实上，你连那一步都不用迈，只要你想走出那步，实际上你已经走出去了。没有时间的约束，就脱离了因果关系。你可以占满整个空间——那可是真正的空间，而不是时空。但是其实你就在某个点上。我知道你不能理解，实际上没几个人能理解，包括物理学家

　　说实话我脑袋有点儿大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，之后呢？会有无数个自我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，只有一个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为什么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的身体是具有三维特性的，所以你存在的点只有一个。但是没有了时间轴，你可以在任何地方，因为没有第四维的因果约束……四维时空这个概念估计你也不明白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，我明白。”突然间很感激说人类是四维虫子的那个少年。没他我今儿啥也听不懂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明白？那好，我继续说。因为没有时间轴了，也就不存在过程了，在时间的尽头，所有的过程其实就是没有过程。因果关系需要有先有后。没有了时间，先后这个概念不存在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觉得有点儿明白了，但是由衷的感慨这一步迈的真难——我是指理解。  
　　我：“好吧，那么您解释一下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，意识会怎么样？没有时间也就没时间思考了对吧？”  
　　他：“谁说我们的意识和我们在一个时空了？意识是由我们的身体产生的。但是存在于相对来说比我们身体更多维地方。”  
　　我觉得这句话比较提神。  
　　我：“您等等啊，您是在否定物质世界对吧？”  
　　他在笑：“不，我不否定物质世界。我有信仰不代表我必须就去否定物质世界或者宇宙的存在。上帝也好，佛祖也好，安拉也好，只是哲学思想。思想产生于意识，我说了，意识不属于这个四维世界。如果说，来自意识的思想促使了人类的进化，推动了人类发展和进化讲得通啊？不矛盾 。”  
我：“嗯，这个可能有道理……为什么话题跑哲学来了？”  
　　他：“你没发现吗？不管你说什么话题，说到最后全部都会涉及到哲学。”  
　　我：“好像是这样……”  
　　他：“我们的祖先曾经就从哲学的角度描述过不同的时间流：洞中七日，人间千年。只不过那会是一种从哲学角度的推测。”  
　　我：“这个听说过……”  
　　他：“对你来说时间的尽头让你很不理解，但是如果你把我们用薄膜假设的平面空间再好好想一下你就明白了。从唯物的角度确认不同的时间流存在没问题啊？达到了重力平衡，也就必定会有一个点属于时间的尽头。”  
　　我：“这个我现在清楚多了，实际上我不理解的是怎么去。”  
　　老头松开盘着的腿下地站了起来：“最开始没有生物，后来就有了；最开始没有地球，后来就有了；最开始没有太阳系，后来就有了，银河系也一样，宇宙也一样。所谓的凭空吗？凭空就违反了物质世界的物理法则。但是，真的是凭空吗？无线电你看不到，红外线呢看不到，X光你看不到。但是不管怎么难以理解或者不可思议，这一切的确存在着。一个唐朝的人来到我们的时代，看到有人拿着移动电话唠唠叨叨他会觉得这个时代都是神奇的，都是魔法的，是仙境。实际上呢？是吗？吃喝拉撒那样儿少了？这只是科技的进步对不对？假如那个唐朝人比较好学，努力学习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，等有一天他也拿着移动电话说话，手里按着电视机遥控的时候，你再把他放回唐朝，你认为他说的谁信？我们学习历史，可以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文明发展，所以不觉得是什么魔法或者神奇。移动电话也好，电视也好，只是日常用品罢了。冷不丁把你扔1000年后，你就是刚才来过这个时代的唐朝人。”  
　　我认真的看着他。  
　　他：“唯物论也好，唯心论也好，其实不冲突，大家看待事物的角度不一样。只要不用自己所掌握的去祸害别人，那就算自我认识提高了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像我前面说的：你不相信并不能影响客观现实的存在。时间的尽头存在，而且我也的确去了，你是否认同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。”  
　　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，我承认您是仙级的……您原来是做什么的？”  
　　他笑了：“我只是个精神病人罢了，曾经是个哲学老师。。”  
　　我：“……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之前有些患者好了是怎么回事儿？还有您跟那些患者说什么了？能把他们情绪调动起来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带他们去了时间的尽头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无奈的看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眼前浮现出朋友锁上门离去前的坏笑。  
　　  
　　然后我们的话题逐渐转入哲学，我发现了，哲学基础扎实的人差不多都是仙级的。对于时间的尽头，我理解了，但是对于他说去过，我不能理解。或者说，以我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来说，我不能理解。  
　　朋友开门接我的时候，依旧挂着一脸欠揍的坏笑。和他一起下班路上我问他：“你听过他的言论吗？”  
　　朋友：“时间的尽头吧？我听过，听晕了，后来自己看书去了，勉强听懂了。”  
　　我：“你信吗？”  
　　他：“你先告诉我你信吗？”  
　　我：“我不知道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也不知道……不过，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好像明白点儿了。”  
　　我：“什么话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尝试着用唯物的角度去理解：瞬间就是永恒。”